

木兰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黑龙江省木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0801

木兰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政协黑龙江省木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11月

主 编：姜洪斌

副主编：尹忠文

EA70/40

木里文史資料

楊如森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

书名题字：县委书记杨如森

目 录

日伪拾遗

- 民族英雄朴吉松抗日生活片断…………… 王福恒 (1)
- 我是大检举中受害的
 幸存者…………… 崔振军口述 钟德贵整理 (10)
- 忆伪满勤劳俸公队…………… 刘永录口述 韩福祥整理 (18)
- 木兰县第一个大型土筑大坝…………… 姜洪斌 (23)
- 康德栈…………… 吴云飞 (28)

土改前后

- 蔡长庆忆土改…………… 杜 成 (34)
- 我县支前的一支担架队…………… 李景泉 (39)
- 木兰县解放后的工商联会…………… 方 杰 (44)

教育文化

- 哈北三中梗概…………… 王 健 (51)
- 木兰县第一中学的建立与发展…………… 赵廷福 (54)
- 木兰县民众教育馆…………… 董凤林 (59)
- 木兰县新华书店的建立与发展…………… 董凤林 (65)
- 回顾六十年代的县广播站编辑组…………… 蔡雨亭 (70)
- 木兰县博物馆…………… 赵廷福 (78)

社会及其它

- 木兰早年的水灾与建国后的防汛工作…………… 杜 成 (81)

鸦片烟的毒害·····	王承泽	(85)
会局印象记·····	蒋占津	(88)
我与木兰县国民党部·····	魏景全口述 尹忠文整理	(94)
赵营长一二事·····	赵廷福	(104)

人物集锦

牟浚及其诗摘抄·····	姜洪斌	(107)
王梓木赴东北途中·····	王福恒	(112)
全国人大代表 乡镇企业家赵玉才 二三事·····	尹忠文	(116)

附：历史资料

木兰县文物普查札记·····	付学礼	(120)
木兰县开发史考·····	刘伟山	(131)
拔里迈湖泊考·····	王光迅	(137)

编者按：朴吉松是活动在木兰县时间最长，给日寇打击最大的抗日民族英雄。这篇史料是作者根据抗联十二支队战士郭富、王江同志的回忆录和《木兰县事情》以及《骆驼砬子交通站》、庆安抗联斗争史《福合隆》一书的有关记载，重新整理写成的。

民族英雄朴吉松抗日生活片断

王 福 恒

朴吉松是中共党员，朝鲜族，在李兆麟（当时化名张筹钱）与冯仲云所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三军任十二支队长。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满州省委指示，要把反满反日的宣传置于第一位，要在抗日游击力量薄弱的敌后，广泛地联合一切有抗日思想的人（包括士绅、旧军阀、改造土匪武装），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三七年春，第十二支队接受三军总部的命令，朴吉松与政委张瑞麟、大队长钜景芳、小队长张祥等人，开往木兰县，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在东兴、五顶山、大营村、姜家岗、十九户、十八户、大贵、石河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交通点，成立抗日救国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

朴吉松来木兰不久，为了熟悉地形，沿着蒙古山麓西

行。正是残雪化尽，满山达紫香盛开的季节，阵阵清幽的香气迎面扑来。他发现，在那盛开如火的达紫香丛林后面，有一座玉皇庙，庙里有个和尚正在念经。经过了解，他知道这个和尚名叫赵老修，曾经在张甲洲所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当过地下交通员。庙的位置处于进入深山的咽喉，又是与群众联系的出山口，如果赵老修能做游击队的交通员，大批的粮食和军用物资，就能从这个通道源源不绝的运到密营里去，老修究竟肯不肯当这个交通员，只好亲自去试一试了。

朴吉松化装成普通老百姓，到庙里来进香，赵老修只是闭着眼睛，嘴里不住地叨咕着经文，朴吉松按照进香的规矩，向佛爷拜了拜，然后就说起自己被日本鬼子弄得家破人亡的身世，求佛爷保佑，不再遭此恶运……。老修听到这里，闭着的眼睛睁开了。原来赵老修，出生在巴彦县张家店屯一个贫农家里，十五岁上学，在本屯念了四年私塾，十九岁给地主耨青，当了十年长工。牛马不如的生活，使他产生了脱离红尘的思想。他民国八年来到这里，用化缘的钱改建了一座大砖庙。后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他的家乡，逼得他的几个儿子四处走散，心中烧起痛恨日本鬼子的怒火，他知道张甲洲从北平来是打日本鬼子的，就给巴彦游击队当了地下交通员，他不知这位陌生的人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派来的汉奸特务，所以刚才睁开的眼睛又合上了。朴吉松就进一步让佛爷保佑自己能够找到共产党，参加游击队……。老修第二次睁开眼睛，两人经过互相交谈，建立了感情。从此，赵老修那件绣有“一台山”和“慈善”五个大字的兜子成了传送信的绿色邮包。

朴吉松对待来山里作大木活（用马爬犁往山下拉大木，也就是倒套子）的穷人非常和气。东兴包大房子的郭富（参

加抗联后，更名冯富）在三道砬子背后三道河子盖个马架儿，住在那里作大木，经常与朴吉松带领的游击战士接触，他有时从家里带些粮食来做着吃。抗联游击队常常搞不到粮食，就吃野菜，吃牛底蘑，吃葡萄叶子，为了对付山林讨伐队，在挖野菜时，放哨的人藏到树上，身在高处看的远，大伙在一个山沟里采，采够了，赶紧到别处的山沟里煮着吃，不能让山林警察闻到烟味儿，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抗联战士没动过郭富一粒口粮，他从此对抗日游击队产生了崇敬的心里。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朴吉松生活在一起。

朴吉松的妻子名叫金昌顺，也是朝鲜族，抗联游击队员。她天真活泼、爱唱歌，时常给大家唱露营歌，她那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发音，常常把大伙逗笑，有时也用朝鲜语唱，她时常利用河边或池塘的清水给战士洗衣服，给战士们做饭吃，在别人睡熟的时候，她悄悄地把战士的衣袜拿到隐蔽处去缝补，战士们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都亲切地称她为金大姐。朴吉松望着妻子象一只快活的小鹿，心中不知是苦是甜，他希望有一天能过上和平的日子，但这样的日子不知还要斗争多久。

俗话说：“狗急跳墙”。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骤，丧心病狂地镇压屠杀我抗日军民。一九四二年，第十二支队，奉北满省委特派员于天放之命令，狠狠打击日寇，分散敌人的兵力，打击和牵制敌人向山区讨伐。继六月七日，袭击欢喜岭开拓团水田班之后，又于九月十一日袭击了大贵分驻所和村公所烟所。

大贵镇位于蒙古山北麓，距木兰县革命圣地王大板子村只有十余里地，是抗日活跃的游击区之一，又是进入蒙古山

的必经之地。特务警察活动十分猖獗。省委特派员于天放，接着省委布置说明了这次战斗的目的后，朴吉松与许亨植（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等共同商讨了这次战斗的打法，根据许参谋长和大家的意见，朴吉松当机立断，决定以包围警察所，偷袭缴械敌人武装为主攻目标，同时，封住警察所长的住宅，使他与自卫团失去联系。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支队出动十九人，化装成农民打扮的短工，于九月十日白天隐蔽在大贵南门外，来到救国会会员王和、王珍家，帮助他们打黄豆，晚间把枪藏在豆秸车里，跟车从南门进去，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朴吉松带领包围了警察所，一路由许亨植带领包围了警察所长李德春的住宅，除了打伤一名敌人哨兵外，全部按计划解除了敌人的武装，漂亮地完成了这次袭击任务。

这次袭击，使敌人惊魂丧胆，警备区与县警察署的电话响成一片，县公署里的日本参事官恼羞成怒，他一方面向警察署哇拉哇地咆哮，另一方面向省警备司令部求援，一时间，摩托车声、汽车声、气猫子报警声乱成一团，大批军警特务、搜查抗联去向，一伙森林讨伐队，向山里讨伐而去，马蹄踏起滚滚的烟尘，弄得鸡飞狗吠。原来十二支队的十九名抗联战士，正安然无恙地隐蔽在离大贵东南不远的柳条沟内。夜袭之后，有人主张进山，有人主张撤离到无警备的地方去，摸透了敌人活动规律的朴吉松，毅然否决了这两种主张，他说：“那样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敌人失败了，决不肯罢休，仗着他们的军事力量，一定要进行报复性地讨伐追击，我们不能让敌人追着跑，敌人骑着马，我们开动两片脚，两条腿怎么能跑过四条腿呢？我们要原地休息，再牵着敌人跑回来，等敌人跑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家

伙。”

队员们望着敌军远去的背影，回想起刚才朴队长的话，都觉得朴队长真是神机妙算。于是，一个牵着讨伐队出山的计划又在朴吉松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经过了六天的休整，朴吉松紧紧抓住敌人武力已经调空，还来不及返回的有利战机，于九月十八日，朴吉松派人与车老板王江、杨景新两人联系，这两人都是在刘家粉房屯种地的穷人，对日本鬼子也早已恨之入骨，听说游击队用车，便一口答应下来。这两辆花轱辘大铁车载着十二名抗联战士，身背钢盔，头带解放（朱德式）帽，各配一长一短两只枪，唱着“打倒日本鬼、解放东北人民”的小调，由刘家粉房屯向石河进发。车上还拉有军用物资，一箱子弹，四架机枪。秋后的道路，跬窝子很多，两辆大车行动艰难，到了蔡家屯，又找到车老七，添了一台车。路经阎家岗，奔赴北山弯，车进石河东岗——吴家岗南。

大约九点多钟，支队潜入石河。也是兵分两路，一队是王江作向导，三名游击战士沿石河两岸，奔警察所长老常识家。因所长去韩家油坊打牌未归，只好将其匣枪与马靴带回。另一队是车老七做向导，由后沟直插警察所院里，抗联战士下掉两名哨兵的枪，封锁了自卫团的两个下屋，敌人还在梦中，抗联战士已将室外围住，几名自卫团员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几名抗联战士已冲进室内，将自卫团全部缴械。

抗联战士对缴械人员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教育后释放，然后点燃了大烟馆和警察所。

夜里十一点钟左右，兵分两处吃饭，一处是曹启明家六人，一处是李家饭馆，饭后付了钱。又在王江的领路下，抗

联战士在北德太兴买了两匹（一青一黄）布，十包洋蜡，到果匠铺买了四百块月饼，到小摊床子买了十五包车享烟卷，凌晨两点多钟，外面正下着小雨，抗联战士们在朴吉松带领下，离开了石河，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上午。

这一次，弄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惊魂未定，又受一击，觉得草木皆兵。在敌伪档案《木兰县事情》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抗联第三路军朴吉松……康德九年六月七日，袭击欢喜岭开拓团水田班开始，接着九月十一日袭击了大贵分驻所和村公所管烟所，因此治安极度变的恶化，虽然经过大讨伐，但是朴巧妙地回避了讨伐，于九月十八日袭击石河分驻所和村公所管烟所，同时放火烧了分驻所和村公所，活动相当活跃，时而活动分散于西北部附近的无警备村庄……”，大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对于这一打击也深感不安。于是，一场对木兰人民的血腥大屠杀在酝酿之中。木兰县警务科长廉万才，治安股长孙福江，当即命令三合店警防所长张金镒（外号张小胡）率森林警察警备队进行搜山，结果将柴廷有（抗日救国会会长），张海楼（红军交通员），于把头（抗日救国会会长）等二十四人被其搜捕，送到木兰警务科治安股，有的人经不住孙福江的严刑拷打，供出孙焕文给朴吉松资助粮食的线索，遂将孙焕文逮捕。交通员孙焕文因挺不住惨刑，供出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情况，孙福江将这一线索提供给日特（特务股长）小川广一，随之报伪滨江省警务厅。孙福江卖国求荣，被提拔为特务股副股长。省特务科泉屋（日特）安田（朝鲜族）倪福祥等三人到木兰亲自策划指挥血腥惨案。

由于抗日救国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与交通点失掉了联

系，木兰境内的封锁越来越紧，为了保存实力，继续战斗，朴吉松带领着十二支队，于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十月末，转入庆城（庆安县）正东不远的一个村落福合隆，进行休整。

福合隆是抗联十二支队老根据地之一，这里受苦群众多，接受革命思想比较快，早在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年）时，朴吉松在这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活动。有一天，他发现在红石砬子附近晕倒了一位青年，朴吉松命令两名抗联战士，将这青年背进密营，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连饿带冻，加上沉重的劳动使他晕倒了，老朴叫妻子给他换上衣服，端过饭，待他吃饱后，派人送他回村，他非常感激朴吉松夫妻，临走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老朴妻子金昌顺叫了一声妈，这一对为抗击日寇，南征北战的夫妻，只想着解放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未曾想到留下自己的儿女，他们既没赞成，也没反对，后来他们知道这个青年名叫薛贵，从此薛贵与抗联的关系密切起来。老朴通过小薛的关系，也时常到福合隆来，并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救国会，这里曾掩护过抗联的同志，福合隆已成为第十二支队可靠的后方。

时间已进入了深秋，树上飘动的树叶已日渐稀少，地上早已铺了厚厚的一层，早晚出现了霜冻，眼见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朴队长为了军需给养问题焦急不安，他已来到福合隆第三天了，还没有一点着落，想来想去，决定袭击庆城，从敌人那里夺取军用物资。他派警卫员张庭桢到庆城内探听敌情。张庭桢一大早扮成菜农，挑着菜混进城里，送进敌营，在察看过程中，被特务王青山等几个人盯上了梢，正当他在饭店吃午饭的时候，被警察包围逮捕。

当日下午，朴队长还不见张庭桢回来，据分析，可能是

出事了，朴队长来到村头，望着张庭桢去的方向踱来踱去，他以高度的警惕性听到了远方的汽车声，知道敌人来了，他急忙奔回了村里，命令将重要文件烧掉，集合队伍，准备迎击突围，这时敌人已团团将薛家围住。

原来张庭桢被抓到警察署后，受尽了严刑拷打，开始他还闭口不讲，后来受不了皮肉之苦，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丧失了阶级立场，供出了十二支队的全部情况。当日下午就从警察署院内开出三辆汽车，满载着三十多警察特务及日本兵，向福合隆奔来。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朴吉松沉着冷静，双手使着两只匣子枪，机智勇敢地猛然冲出屋内，守门的敌兵还未来得及动手，就被朴吉松一枪打倒，他一脚踢开死尸，飞快地顺着薛家的墙根边跑边退，疯狂的敌人象恶狼一样嗥叫着，穷追不舍，并架起机枪向朴吉松退却的方向扫射，当他退出离屯子二里路的山坡上时，就在即将隐入密林的一瞬间，左腿负了重伤，眼前一阵昏花，他紧咬住牙关，马上以土坡作掩护，全力向敌人猛烈扫射，冲在最前面的两名警察被打倒，后面的仍然蜂窝般往上冲，子弹打完了，力量使尽了，又因流血过多而昏迷过去。

当朴吉松把敌人火力点引到自己身边，命令部队保存实力，迅速撤退的时候，突围的抗联战士，利用机枪作掩护，边战边退，刚刚退到安帮河岸，金昌顺被敌人打折了双腿，她的干儿子薛贵飞上前去，从炮火中把她抢救出来，薛贵因身背金昌顺，行动不便，也被敌人打伤，大家轮流着背下去，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整个支队悲痛欲绝。

朴吉松醒来时，已躺在敌人的监狱里，特务们领赏心

切，连夜解送到北安居地。朴吉松在北安的特务分室里，受尽了敌人的惨刑烤打，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敌人得不到一点东西，只得给他判处死刑。他被押往北安岗前刑场，被一个卖国求荣的警正用战刀砍死。朴队长在牺牲前高唱着雄壮的抗日军歌，慷慨就义。

编者按：崔振军现住龙江乡太平桥村，是“巴木东”大检举中受害的幸存者，今年已八十岁高龄。由于狱中的摧残双目早已失明，驼背，但精神和记忆尚好。为了抢救他亲身经历的这段重要史料，撰写者特去龙江乡采访了他。现将崔振军在狱中所见所闻和受折磨死里逃生的回忆整理成文，以供读者。

我是大检举中受害的幸存者

崔振军 口述 钟德贵 整理

我家那时住在现在利东镇利鲜村一带，那个时代屯落的住户很分散，这一家那一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在日本侵略者的“归屯并户”的政策高压下，我家被伪开拓股驱赶到归大贵管辖的王大板子屯。当时我三十岁刚出头，身强体壮，很能干，被推为伪屯长。那时，伪警察时常进屯骚扰欺压百姓，催粮要款，抢男霸女，打粳米骂白面，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我目睹这一切，每每心中的愤恨由然而生，警察们认为我怠慢他们，招待不周，不同他们合作。这样，渐渐地对我产生了不满，就想寻找机会和理由加害于我。在他们制造“巴木东”大检举事件中给我加上“抗日救国会员”的罪名，（实际上在我家搬迁这里的前前后后根本

没有抗日救国会组织），在王大板子屯被捕。

记得那是一九四三年旧历四月的一个傍晚，突然一伙警察特务闯进我家来，二话没说就把我捆绑起来，戴上蒙眼，用小马车拉到可能是（因蒙着眼睛看不见）利东警察所，好象是从一个窄小的地下室的窗口爬进一个屋子，在这里可能等到天亮，把我们送到木兰县城的“留机场”（飞机场），不知什么原因在这里滞留了半个月，然后押解到人间地狱木兰北大营。在押解北大营前先给“犯人”砸上脚镣子，扣上手铐子，嗑上嚙子，戴上黑帽子（眼睛、嘴全罩在里面），而后用摩托车押往北大营，到北大营听说我们被捕的这些人都是木兰大检举的第二批，一百二十多人。

到北大营后，手铐子、脚镣子、黑帽子除过堂外，整天整宿的“陪伴”着我们。我同另一个囚犯用一付手铐扣在了一起，特务对囚犯看管是极其严酷的，在牢房里，说是炕，实际连坯也没有，白天坐着，两人连着，腿盘着，手搭膝盖上，直直地坐一天，不准起立活动，不准互相说话，稍一低头或说话就是一棒子，晚上睡觉象装豆包似的一个挤一个的，挤一炕人，仰八脚，手搭胸上就是一宿，虱子拱（多时用把抓）、臭虫咬也不敢动一动，特务不时地从牢门上的小窗口窥视，如稍一违犯“牢规”就会遭到他们的谩骂，训斥，甚至毒打，一天两顿饭，吃饭时，头上的黑帽子和手铐也不给摘下来，只能把帽子掀到囚犯鼻子尖上，露出下巴来，每人一顿只给一碗苞米楂子粥，可恶的特务对政治犯倍加虐待。一次和我同监的一个囚犯用一根小草棍碰了我的鼻子，看守看见后，气急败坏地拿棒子就朝我俩打，直到棒子被打折才肯罢手。我的头被打破，鲜血顺着脸往下淌。

在北大营我被关押了二十多天，每天都遭到毒打，过堂